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意淺語詔展卷便知爲漢儒所作
忠丹霞燒木佛以求舍利無乃效尤而過者乎首段誠坡
帝王讚侮聖賢處無大意味中段託爲滿苟得謂燒飾以
全忠信不如直情之爲愈末段託爲如和不食不廉之說
平爲福有餘爲害之語可謂病南華之皮相而未察其精神識者以爲何如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

姓展名摶字季禽居柳下諡惠至孔子生八十餘年至子路之死百五十歲是年

也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

諸侯穴室樞戶

穿人之屋故人之戶樞驅人牛馬取人婦女會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

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卷八
牛集三

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耶竊爲先生羞之耶請爲先生往說贈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_{季言跖之強舉非禮義所能化誨}孔子不聽顏回爲取子貢爲右往見盜跖_{盜跖乃方略}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補日申時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耶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耶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詣妄稱文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武冠枝木之冠枝木之冠皮爲冠皮爲冠

謂華飾如枝葉也帶革也

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骨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徵倖於封侯富貴者也

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豐餉之膳孔子復通曰邱得幸於季_{謂與下季相親}求以自適也願望履幕下_{一見於幕下而望其履也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_{音張目}聲如乳虎曰邱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邱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

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_{音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_{知可以包羅天地天地}不知其知之外能辨諸物_{才能司地不能出其知之外}辨名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卷八
牛集三

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輝如激丹霞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耶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主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邱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耶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邱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

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舊拾橡栗暮櫻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煖^音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起則于子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音卓}鹿之野流血百里農^{之後第八帝曰榆罔世蚩尤氏強與榆罔爭王遂榆罔榆罔與黃帝合謀學殺蚩尤涿鹿之戰征伐之所自起也}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音弑}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辨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牛集三

南華真經

牛集三

以教後世綻衣^{綻按之衣}大袂單衣淺帶淺狹^使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耶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音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也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鄉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音衛君而事不成疽^音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既殺夫子教人非}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

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燔^{音燒}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音張共^其大流家^{言其身之自殺如殺犬豕也}操瓢而乞者皆離名^{離麗也}輕死不念本^{不知本義}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音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耶之所以說^音我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牛集三

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間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驟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義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耶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眞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

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過

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耶所謂無病而自累也疾走料

扁鵲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耶子張問於滿苟得亦是寓言之名但求苟得以滿

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

而義眞是也昔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

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

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

士之爲行抱其天乎

荀得蓋亦盜跖之徒觀其寓言謂但求

在於無行故名利之大者其幾在無恥而多信故觀之名計之利

而信其眞在于是也是若棄名利而反之心以自審則夫士之

爲行也豈貞一無所爲而抱其天乎抱如抱一之抱言與之

相守而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

蓋所窮汝行如桀紂則有性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

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

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

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

以桀紂而比之桀紂則作以宰相

者爲諸侯益城之行人之所賤小盜則作以宰相

士存焉苟得亦是寓言之名但求苟得以滿

修則所貴在我如之何其不修耶

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

臣田成子常殺弑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

是言行之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

爲首不成者爲尾

小白不義而管仲爲之臣田常不義而孔子立論必賤二君之所爲

而行則臣而下之言與行大相

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

貴賤有誰乎王季爲適的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爲辭墨

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質

不順於理不監於道滿以仁義之名求得我但爲利而已不假

而信其眞在于是也是若棄名利而反之心以自審則夫士之

爲行也豈貞一無所爲而抱其天乎抱如抱一之抱言與之

相守而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

蓋所窮汝行如桀紂則有性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

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

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

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

以桀紂而比之桀紂則作以宰相

者爲諸侯益城之行人之所賤小盜則作以宰相

士存焉苟得亦是寓言之名但求苟得以滿

修則所貴在我如之何其不修耶

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

齊之世不能

皆直而無枉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蕙與道徘徊有枉

君子因而是直非枉無成心也執圓機以爲是非不隨世而

是非故謂之獨成而意與道徘徊雖有是非也猶然無是非

矣無轉而行不改

不以一節失而所爲然本真無

起而富無殆而成將棄而天

趙赴於富求狗其成

晉扶其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名立

乾洛水之土

申子不自理申徒狄抱

失國子不見父義之失也

比干

至

此皆言立

而謀者至

為無所用

德而

非享國而嚴若君父

富者無君父

而有君

父之

威嚴

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

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

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

能辭之夫聲色貨利與權勢人之樂而身安意向此性也以此爲性正謂認賊作子天下之人雖不似我之貪著然亦未見其超然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

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有餘不足之分內外之辨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足則窮極四端而爭求之亦不以爲貪謂求在我也德足有餘則身外之物告辭之雖辭天下亦不以爲廉謂棄其在外也廉貪

之寶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道藏軒要

南華真經程疏四卷三十六
老子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有餘不足之分內外之辨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足則窮極四端而爭求之亦不以爲貪謂求在我也德足有餘則身外之物告辭之雖辭天下亦不以爲廉謂棄其在外也廉貪之寶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道藏軒要

南華真經程疏四卷三十六
老子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有餘不足之分內外之辨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足則窮極四端而爭求之亦不以爲貪謂求在我也德足有餘則身外之物告辭之雖辭天下亦不以爲廉謂棄其在外也廉貪之寶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道藏軒要

南華真經程疏四卷三十六
老子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有餘不足之分內外之辨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足則窮極四端而爭求之亦不以爲貪謂求在我也德足有餘則身外之物告辭之雖辭天下亦不以爲廉謂棄其在外也廉貪之寶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道藏軒要

也平則能保滿則必溢物皆然財爲甚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之聲口囁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無足之意自安體樂理以告之耳營於聲口賺於味違其常度忘其本業可不謂亂乎

而上也可謂苦矣氣失其平或咽於上而爲核或洩於下會財謂體澤則馮氣而憇可不謂疾乎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而取懶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貧財以慰謂體澤則馮氣而憇可不謂疾乎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積聚多財滿於阿堵暴於而不能舍可不謂辱乎神可不謂憂乎內則疑却請之賊外馮恃也恃此以爲誇也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醜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滿心戚醜形耳目而不知避馮於心志而不能舍可不謂辱乎

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居則疑却盜之至行則防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元

牛集三

殺傷之禍內則周其接疏外則僕御可不謂畏乎請取也疏窓也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富者犯此六害體亦不安意亦不樂矣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益性竭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此而尚不覺悟及禍患之單求一日之無故不可得也故觀之否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綜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當此之際名利俱失纏綿其身心而爭此貢祔之物非惑而何此爲所設三段部而後至其破市井之見語貨財之患亦有可觀處

復圭子曰天下有聖狂雖兄弟不能以相及如柳下季之與盜跖是也以下季之聖百世之下聞風猶足以興起胡有一弟曰盜跖不能才養不才任其爲盜聚卒橫行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諸侯震恐萬民愁苦孔子謂柳下季

曰父詔其子兄教其弟理也今先生有一跖而不能誨耶請爲先生說之柳下季曰先生所言乃父子兄弟之常也如季之所遇則兄弟之變也且跖之爲人也強足以拒敵辨足以飾非可順而不可逆先生卽往說亦無益也夫以聖人猶不能化其弟况中才而涉季世之末流安能奈不聽父詔之子不受兄教之弟何哉孔子不聽往見盜跖謁者入通盜跖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耶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擅生是非妄作孝弟而微倖於封侯富貴者也謁者復通孔子曰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少長貴賤見而皆悅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元

牛集三

也今將軍兼此三者有意聽臣請爲將軍帥天下諸侯爲將軍造城數百里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此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邱告我以大城眾民欲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長久城之大莫大乎天下堯舜湯武皆有天下而後世子孫今將何如有巢氏之民不知衣服神農之世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耕食織衣無有相害之心今子修文武之道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盜莫大於子而乃謂我爲盜跖何耶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尙無全德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主武伐紂文王拘此六子者其行甚可羞也夷齊餓鮑焦槁申徒狄沈介子推燔尾

生滿比干剖子荀扶若告我以人事者不此過矣天地無窮人死有時操有限之時而託於無窮之間何異驥驥之過隙也耶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奚足論哉孔子趨走出門歸到魯東門外柳下季曰蹠得無逆汝意乎孔子曰耶所謂無病而自疾也疾走料虎頭扁虎頸幾不免虎口哉子張問於滿苟得曰士惟修行則人信而任之不任則不利故名利皆假物也獨有一義真爾若乘名利而反之於心則士幾無行矣滿苟得曰藏垢納污者富行孚於人者顯無恥之人多為名利之魁如以巨畫之所為反於日夜之所思則士又無心矣子張曰以臧惡而比之桀紂則性以宰相而比之孔墨則辭道藏輯要

程疏四

牛集三
卷之三

道藏輯要

程疏四

牛集三
卷之三

可見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如匹夫未必賤也非以貴賤為貴賤乃以行之美惡為貴賤也滿苟得曰桓公小白田成子常士論所不齒而士行則下之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齋為尾止論成敗不論美惡也子張曰子不為行必將混疏戚索貴亂長幼五紀六位將安所分辯乎滿苟得曰長子可殺母弟可流髡髮安在疏戚有倫也桀可放紂可殺湯武安在貴戚有義也季子可適管叔可殺王季周公安在長幼有序也儒師辭墨兼愛五紀六位安在有別也殉利殉名雖清濁不同然捨其所當為而為其所不當為則一而已故曰無為小人反矯乎天則易無為君子從天之理則難若

枉若直自有天極若是若非自有圓機非獨成而意者安能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乎自古忠信皆有禍患廉義悉有害失況於士者規規於言行安能免其患也無足間於知和曰名利二字夫誰能解之使去而予獨無意於富貴豈知限之抑力制之而終難忘之耶知和曰今夫有人於此中無尊主時有古今而我無古今分有是非我無是非和其光同其塵止知有世俗之為而體之若遂有不知心之悲遠而不覺雖至貴為天子猶有損身之患况其下乎無足曰富之於人無往不利若究竟富之美處與勢力至人讓能聖人遜通無勇力而勇力至無知謀而知謀集無懿德而懿德歸道藏輯要

程疏四

牛集三
卷之三

無君父之尊而有君父之威聲色權勢心不待學而樂焉欲惡避就兒不待師而辨焉知和曰知者明其有餘不足之分內外之辨天下之至足莫足於我故不爭天下之至無莫無於我故不求不足故求之非求其在人惟求其在我所爭在四端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棄之非棄其在我誠棄其在人雖捐天下而不自以為廉故以貪廉之責而反監之凡儻來之外物皆害性也古之人有辭天下而不受者善卷許由是也知和曰平為福水平則不流有餘為害水滿必溢也物莫不然而財尤甚多聚者必多散也今富人窮其口耳之欲奢

於意而荒於業則性亂矣氣失其和平之度適於上而溺於下則情苦矣縱其食於財勢之求溺於色而慾於氣則形疾矣聞知足者不辱聚財滿於阿堵知利而不知避能食而不能舍不求辱而辱自至矣聞財行富如流水必欲積至於無

用念茲在茲釋茲在茲知進而不知止無憂而戚憂必聚焉廣積招賊賄盛寇至居則嚴爲防衛行則盛爲儀御無畏而懼畏必集焉凡此六者而能先覺猶可救也及其患至雖傾宿昔之所積聚以利而易性此必不得之數也自古喪國喪家亡身亡命之傳往往坐此弊也哀哉

一部南華專爲性命而作此既以盜跖名篇吾以爲跖不得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牛集三
卷上

盜之道也猶小盜也非大盜也陰符經云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乃安故善爲盜者盜天地陰陽之中氣以爲人復盜先天祖一之炁以至生所謂掘地尋天是也莊老豈見不出此而乃區區如和之所云而已哉其爲戰國策士之僞筆也又笑疑

雜篇說劍第三十

此篇卽非莊子所作亦戰國時人文也漢儒無此筆力若為莊老子筆必云天地間有三尺之劍第一武夫之輩耳有純陽之劍非至人不能操也世人欲保全性命必自築基煉己始其名曰鑄劍劍成先斬自己妄念所謂魄滅則魂昌也而道乃成

荀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

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正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以此爲從者之奉天子弗受悝尙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牛集三
卷上

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諸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蓬頭突鬚謂不剪故黃髮皆垂冠束髮之冠低矣然而上垂於會撮也曼胡之纓纓粗無文理者短後之衣衣短于後使作事也瞋目而語難瞋音向勇士借氣不利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口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